



莫恃現在·當畏未來！

程文熙

——母死頻現奇蹟示我入佛教的實驗報告

近國人多趨基督教，而歐美人正在摸索佛教的又一個交流中，人們多選入一個宗教，這是好現象。基督教是有其信、行、證的。但佛教的基本理論是「由心所造，眾緣所生」，除了信行證外，還有極科學極明澈的解。佛教不是凍結在神權時代的迷信，在今原子時代是更有其需要和存在的價值的。我因其大方廣圓，引人入勝，受了感應，故入了佛教。

一、精神生活重要——宗教是精神生活的中心

人們每日生活在學問、工作、娛樂、友誼與愛情，這四大環中。孜孜不倦，逐逐難離，有樂有苦，亦苦亦樂，今日復明日，明日復明日，渾渾噩噩，是以至老死而已的。到了某個時候，忽覺得這四樣，不能算是完全的生活，還需要一種東西，將此四者聯繫起來，使四者有適當的調伏，因而產生了宗教信仰，並進而希求走進所想的國境界。於是宗教信仰，也就成爲人生必要的一環。在另一方面講，人的生活是有兩種的：一是衣食住行的物質生活，一是人身自由，思想自由，言論自由，出版自由，集會結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……等各種自由的精神生活。說樂，精神上的快樂比物質上的快樂大；說苦，精神上的痛苦比物質上的痛苦重。二者比較，以精神生活爲重要。假若沒有了精神生活，或是自由受了限制，感到痛苦，感到低氣壓的苦悶，則宗教信仰在最後能給以安慰。宗教在精神生活中，可說是中心。因爲宗教信仰是建築在心靈上的，可以取之

不盡，用之不竭。任何人的專制和獨裁，任何人的管制和干涉，任何人的壓迫和威脅，任何人的暴力和殘酷……凡這些醜惡的罪行，祇能施之於人的肉身，而不能施之於人的心靈。罪行祇能侵害肉身，而不能侵害心靈。就是想侵害心靈，也是如風吹光，如刀斷水，了不可得。一個以精神生活爲重或有宗教信仰的人，都懷着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」的信念心，無所畏，心目中另有天地，而視死如歸。所以就是遭遇到某種痛苦，因有宗教信仰故，終久可以自有所安慰。考之歐西政治史，完美的民主生活，就是由宗教信仰自由而來的。沒有往昔的宗教自由，難有今日的民主政治。也正因有今日的民主政治，才更促進各種宗教的發達。可以說在今天寧可物質生活有所不足，而不能缺乏精神生活，尤其是一個宗教信仰的生活。當代史學家陶伊比 A. J. Toynbee 所著史的研究——二次世界大戰以來，全世界最巨大的著作——他書中說，我們生活已在動亂中，並說現在人間流行的宗教——佛教、印度教、回教、基督教——的所以流行，是因爲其中的每一個教，根據經

驗，都能在人們困苦時，立即予以補助。陶氏之言，是很對的。今日我國思想界的傳統大儒，聞名國際的學術權威張君勱先生最近在美國演講義理學，認爲今後復國大業，在文化方面應整理者爲宗教，學術知識，道德，政治四事。把宗教列爲首項，主張刷新舊有之佛教和道教，並於孔廟之中，設講學之所，僅懸孔子一人之像。張先生之言，更是代表了大多數國人的心聲。有宗教信仰的人，確實比沒有宗教信仰的人爲好。在人如此，在一個國家亦復如是。佛經上說破壞宗教信仰的國家……是「梵行羅漢，出國而去，諸天悲泣。一切善鬼大力諸神，不護其國。大臣相殺，輔相競爭。天王不下，龍王隱伏，水旱不調，風雨失時。疫癘疾病，死亡無數……」。現在許多學者對未來國際情勢觀察，也多預言沒有宗教的共產集團，最後是失敗的。如果你感覺生活上空虛，要求安定，要有一個歸宿，知道了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」，如何安排這生死大事，則你就應該有一種宗教信仰。地藏菩薩本願經：「……或有利根，聞即信受；或有善果，勤勤成就；或有暗鈍，久化方歸；或有業重，不生敬仰……」。我是個久化方歸的一個，歸入佛教的經過，頗不簡單，謹提出這一誠實的報告，以供參考。

二、向來奉行孔孟之道——但云耕耘

我先父譚維垣公，是一軍人，却也是個讀書人，曾加入過道德學社，也曾在本籍做過開封孔教會副會長。我小時受到庭訓，熟讀四書，並能背誦論語，自來也就以孔孟之學爲重。孔子所講爲仁。仁者二人也。存了二人以上的心，謂之仁心；行了二人以上之事，謂之仁道。如果人人能

存仁心行仁道，在物質生活上做到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天下自然太平。孟子是講義的，要人重義輕利，做一個大丈夫，善養浩然之氣。並以大無畏的精神，在君主專制政體下，首倡「民為貴，君為輕」的主張。天下能以民為貴，政治清明，合乎民意，國家自然興盛安樂。孔孟之學，在我們現世，足可奉為金科玉律，我認為能實現孔孟之教就夠了。就是加入了一個宗教，也不能違背孔孟之教。孔孟之教，是做人的根本。儘可不加入一個宗教，不可不奉行孔孟之道，但信奉了一個宗教，則孔孟的為人之道，仍當奉之不能有的。我向來無意追知生命的奧秘，不知道生命有過去，現在，未來這三世的歷程是循環不已的。祇知道物質不滅，物質可以變化來變化去。而不知道心靈也是不滅的，心靈附在物質上，也是有各色各樣輪迴的。既以孔孟之道為重，但云耕耘，莫問收穫，所以就沒有什麼宗教信仰。

我姑母信佛，在幼年時，我時常隨着念觀世音菩薩聖號。這時茫然不知所以故，又未能看見菩薩，祇是感到神秘，抱了一個祇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而已。入了中學以後，偶然機會中，曾數閱金剛經，每每誦至「如何降服其心」這一句，便將經本放下。自念學問事業要緊，何暇及此？這也就是當時心不定使然。青年時代，看見基督教辦了許多社會事業，其教友的知識水準都高，而一般的生活表現，合乎道德，也足使人敬佩，所以那時對基督教很有興趣。在另一方面，却對佛教有了不正確的觀感，誤認佛教已經舊了，多是老弱婦女才入佛教，這給有向上心和進取心的人看來，都易生不良印象。民國二十年時，我胞兄文潤入了基督教，時我對佛教，雖不無疑慮，以心目中自幼深印着觀世音菩薩故，也沒有隨着入基督教。

廿三年中秋後一日，由上饒乘小輪赴九江回開封。晚在鄱陽湖遇大風，所拖一載瓷器的小船被吹沉，小輪也在搖蕩欲墮中。乘客不多，都很張皇，我却忽然想起就口念「救苦救難大悲觀世音菩薩」，以求有救。這原是無可奈何的一着，乃漂流數小時，漂泊在一小洲島，卒得免於難。此事過去就算了，前年聽白聖法師講妙法蓮華經誦至「……假使黑風吹其船舫，漂墮羅刹鬼國。其中若有乃至一人，稱觀世音菩薩名者，是諸人等，皆得解脫羅刹之難……」。驚醒了往事，兩

條心軒隨筆

55、眾生潛能

四十四年四月三日臺北中央日報副刊會發表宋瑞譯美國斯邁爾斯著「潛能說」一文，內容是說凡是有生之物都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潛在能力，其中有幾句話，很合於佛理，茲節錄如下：「人每在克制情慾後，必有一部份的力量，增加到他的潛在能力中，儲存起來，愈積愈厚，到必要時，便會一併出現」。從這一段話，可知一個人只要克制情慾，所謂情慾也就是佛教所說的貪瞋癡等煩惱，人的煩惱愈少，所能發揮的潛在能力愈大，如能將煩惱祛除盡淨，那麼潛在的能力就可完全發揮起來，而達到全能的地步。這種潛在能力也就是各人自己具有的本性，也就是佛經所謂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」的自性。原來一切眾生，無不具有全知全能的德性，只因情慾的妄想執着，不能證得，若將妄想執着完全除去，那麼潛

在的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完全顯現。世人每因情慾所蔽，煩惱所障，自己迷失了本性，不知道自己也具有萬能的德性，竟將佛陀的萬能及一切

相對比，這不是我那一晚險惡鏡頭的寫照嗎？我讚嘆，我感謝觀世音菩薩！因而大讀法華經。

廿八年冬來臺灣，朋友有勸入佛教的，也有勸入基督教的。我一向看重「個位」價值，尊重自己，也尊重他人。我喜歡任何宗教，我從不攻擊任何宗教。我遇見祇知有己不知有人，惡意的攻擊他人宗教時，我總是為之排解。為了這個問題，耶穌教呢還是天主教呢？佛教嗎？如是交織在我心裡，難有抉擇。（未完待續）

人皆有萬能的可能性，一脚完全推翻。殊不知墮經有云：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」，可知自性即有萬能。願世人能早日覺悟，幸勿辜負自己潛藏着的全能。

56、神通大小

蘇雪林女士所作「他心通與瑜珈」一文，發表於四十三年十一月六日聯合報副刊，其中有云：「擅長神通術者能隔海閱書，能扭轉關防極為嚴密的電鈕而使燈泡發光。還有其他類此的神通不具論。學者相信有一種電波可以發生此類作用，不但萬能的人類可以訓練出這種神通，即畜類也不例外。這種能力，佛教術語謂之神通，有所謂五通、六通、十通」。又說：「天眼通即以色界天趣清淨之四大所造的眼根，而知遠近粗細的形色及六道眾生之死此生彼，通達無碍之謂。這有由修持而來者，亦有由異報而自然感得者。隔海閱書，當屬於天眼通，而在遠處使電燈泡發光，則當屬於神足通。這個通，又名身如意通或身通，即身在遠處而能像親到一般作出種種舉動」